

Compassionate Light in Asia

# 探求一个 灿烂的世纪

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Compassionate Light in Asia

#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1998-2144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索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金庸，  
(日)池田大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  
ISBN 7-301-03891-7

I. 探… II. ①金… ②池… III. 人生观 IV. B821

书 名：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著作责任者：金庸 池田大作

责任编辑：张文定

标准书号：ISBN 7-301-03891-7/G·0486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24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 199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金庸至日本创价学会访问,池田表示热烈欢迎。



池田与金庸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在金庸寓所初次对谈。





日本创价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予金庸。



金庸到日本访问，与池田于创价学会会见。



池田与金庸出席香港国际创价学会主办的「世界儿童绘画展」。



池田与金庸参观香港国际创价学会主办的“世界青年促进和平文艺会”。



金庸应池田之请为日本广岛的“中国和平纪念墓地”题写的碑铭。

# 序 言



## 人生何处不相逢

池田大作

美好的相会，一瞬的邂逅，决定命运的偶遇，还有那残留下悔恨与痛苦的遭遇。“相见时难别亦难”，人生际遇的“戏剧”各有各精彩，各有各不同。

在人生这部大戏中会有一见如故的相会，那种无须语言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握手是何等的令人心醉。

在那样的相遇之际，人会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令人怀念的——以佛家之言而论，就是“宿世之缘”的命运之线在操控，那种一见如故，心心相连似乎是好久好久以前就在彼此的心灵深处已是款曲相通。

我与金庸先生的相见，确确实实就是“有缘千里能相会”。

金庸先生赋予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新的生命，因而被誉为“中国文豪”、“东方的大仲马”、“凡有中国人之处必有金庸的小说在流传”，是一位名闻遐迩的大作家。同时，他又创办香港著名的报纸《明报》，三十多年以来，他成为香港舆论界的风云人物。

恕我不能将金庸先生的传奇一一列举出来，我所感叹的是，他在面对巨大权势时绝对不后退一步的风骨，而正是这种风骨中充满着对人民群众的挚爱之情，他时常

注视着民众这一原点，对之怀着风雨不动的“目光”。而这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常传承不衰的“大人”风骨。

常言有所谓“笔锋”，金庸先生就是以笔为剑，锋芒毕露。“敌”者汹汹，从左从右而来，不管从哪里而来都令人憎恶、惊恐。他们攻击他、中伤他，甚至想狙击他！

我与金庸先生在香港、东京等地曾四度相谈，领教匪浅。我曾问道：“那些压迫很激烈吧！”他当即答道：“是的，但是，明白了是非善恶之后，我绝不对不合理的压迫低头屈服！”

时时荡漾着微笑，一副文质彬彬、慈和的君子风度，但却有着不屈不挠的勇者的风骨和精神——这也许就是使读者为之入迷，令人血脉贲张的武侠小说的秘密所在。

金庸先生不仅文名赫赫，且是少数有成就的实业家。然而他没有选择那种对世事不闻不问，只顾自己安稳度日、优闲享受的生活，而是以“是否符合民众利益”来作为发言的基准，也就是“为民请命”这种中国正直的士大夫之传统，离开了“民众”这块大地，虽费千言万语也是空洞之物，是毫无价值的论调。

我认为，金庸先生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过渡时期的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本质的言论都是卓有远见的。这是基于他一贯“站在民众一边的言论”立场，是慧眼独具的论锋。

那些口口声声自命“真实”者，其实常常是权术家和谋略者。对于他们，不要回避，惟有蔑视此辈，方可以彻底打破邪恶之壁！

我亦打算以同样的心情共赴此愿。与金庸先生的相会直感是不可思议之“缘”。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他的人生经验与信念使我心灵深处也奏出共鸣的音符。

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孟子宣扬其“王道”理想。他曾指出，以武力或者权谋术数而图一己之荣华，利用他人作为达此目的手段者就是“霸道”。与之相对的是，以光明正大，无处不在的“人格魅力”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就是“王道”。

况且，时代的黑暗还相当的深沉，这不是还有这么多人梦寐以求“霸道”的原因吗？那些不为毁誉褒贬与争名求利之风所动摇的人，才能在布满荆棘的信念之道上阔步向前。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在对谈之中金庸先生曾经强调的话，这种信念在人生中折射出“王道之人”的光辉。这个对谈相继在日本的《潮》月刊，香港的《明报月刊》等杂志上连载一年之后，我与金庸先生再次在香港会面。席间，金庸先生说：“我们要把这个对谈继续进行下去，以后再出版续集吧！”他还说：“出完第一本对谈集和续集，再过十年，我们再来出第三本的对话集！”那种意气风发的气概，令人心情澎湃。

那也是我所期望的。金庸先生今年七十三岁，我亦已七十岁了。与杜甫所讴歌的“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已大相径庭，我们还那样年轻。以论文学而始，然后围绕着香港问题、师徒友情、佛教的生死观、文明论、青春时代的追忆等等。我们议论风生，求同存异，可以说是无话不

谈！

人生何处不相逢。“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新的路程在等待着我们。因此，这里所收录的内容，都是我们“对话”之旅的里程碑和计里鼓。

我从心底里深深祈念——我所挚爱的香港，在回归祖国一年之后继续繁荣发展，幸福永远！

此次承北京大学出版社厚意，出版金庸先生与我的对话录。北京大学是世界著名的中国最高学府，我和金庸先生都忝列北大名誉教授。今年又值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我们的对话录有幸在北大出版，这也是我们对北大百年所献上的一份薄礼。谨此祈祝北京大学在学术教育领域永葆青春，精猛勇进。（按：本书日文版由潮出版社东京社出版，中文版香港由明河出版社出版，台湾交由远流出版社发行，中国内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不曾识面早相知

金庸

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的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校里。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我只好教室里埋头读书。读的是《资治通鉴》和 H. G. Wells (威尔斯) 的 *The Outline of History* (《世界史纲》)。《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字体很大，薄薄的书本拿在手里颇有古典之乐。《世界史纲》是大开本的插图本，既厚且重，必须摊在桌上，一面欣赏书中的图画，同时欣赏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世界史事。读得倦了，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一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 Q 正传》中所说的那种“条凳”，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此时回思，我在《神雕侠侣》中写小龙女在一条悬空的绳子上睡觉，灵感或许自此而来。那个暑假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是英国一位历史学教授批评威尔斯那部著作的，说他处理历史事实不够严谨，证据尚未充分便下结论，不符合学术上公认的规矩。我对这篇严酷的批评很是信服，深深感觉到做学术研究和写漂亮的文



章是两回事，也觉得《通鉴》中司马光任意挥洒、典雅优美的文笔，也恐怕是装饰了不少可能未必符合真相的史实。

抗战胜利后从西南回到故乡，在上海西书店里买到一本 A. Toynbee（汤恩比）大著 *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的节本，废寝忘食地诵读了四分之一后，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而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上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我非常信服这项规律。这本书越是读下去，心中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

来到香港在《大公报》工作，工余就着手翻译汤恩比博士这部大著的节本（他这部大著共十二卷，当时还未写完），因西洋史的修养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伦、波斯中亚的部分）而遇上困难时，就自行恶补而应付之，我把这些困难都当作是汤恩比博士所说的“挑战”。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转而去翻译几本与中共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有关的时事性书籍，把《历史研究》搁下了，更后来见到陈晓林兄的译本在台湾出版，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

此后数十年中，凡是汤恩比的著作，只要能买得到、

借得到的，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

读《对话录》时，我已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著作，对汤恩比过分推崇基督教精神的看法有了比较清醒的保留，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条件的拜服，不过对于两位先生渊博的知识、悲天悯人的宽广胸怀，还是佩服不已。

在北京大学授我以名誉教授的荣衔时，我得知日本有好几位名人曾获得提名，但未蒙学校的教授会通过，我感愧之中，听说池田大作先生是我的前辈，感到又多了一份荣幸。后来《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建议我和池田先生对话，我自然欣然同意，但恐自己名望与学养不相称，有点不敢当。此后和池田先生对话以及在香港与在日本和他交游，感到不但是知识上的交流，也是精神与友情的重大享受。我们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我衷心钦佩他坚决主张日本应对侵略中国一事认错道歉，佩服他力抗日本右派分子的恐吓与攻讦而坚持正理的大勇，佩服他为促进世界和平、各国人民文化交流所作的不懈努力。

对话是即兴进行的，有时是在餐席之上，有时是在茶话之际，有时正在欣赏山水之秀、庭园之美。我个人由于学识浅陋，随口说话往往未经深思熟虑，错误与不足之处甚多，敬请读者诸君指教。我这些浅见若不是依附于池田先生的珠玉之后，原不足以赶着出版，以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我们两人崇敬学术的尊严与开放，尊敬学术研究，

盼望学术与教育的进步对世界、社会、人民作出有益贡献，这份心意，和我们所引以为荣的“北大精神”是全然相符的。

想到池田先生时，脑中常出现清人赵翼在杭州西湖赠给袁枚的一首诗，“不曾识面早相知，良会真成意外奇，才可必传能有几（指对方）？老犹得见未嫌迟。”中国人常说“相见恨晚”，但如能同见到池田先生那样言语投机，一见如故，也就“未嫌迟”了。

在对话及书信中，池田先生常有过誉，我本来是万万不敢当的，请读者们理解为日本长者重视礼貌的习惯作风就可以了。

（谨对对话进行时作口译的周崎先生、笔译的孙立川先生、香港国际创价学会理事长李刚寿先生、副理事长陈萍生先生、《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执行编辑甄艳慈小姐各位深致感谢之意。）

1998年3月

# 目 录

序 言	人生何处不相逢 .....	池田大作 (3)
	不曾识面早相知 .....	金庸 (7)
第一章	香港的明天——面对回归 .....	(1)
	香港明天会更好 .....	(8)
	历尽苦难能成器 .....	(10)
	中国人是有脊梁的 .....	(13)
	周恩来矫正文革的香港政策 .....	(16)
	彭定康的欧美式民主化方案 .....	(18)
	古巴的现实与霍桑·马尔迪的思想 .....	(21)
	外国传媒的“预测”与“偏见” .....	(22)
	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的原因 .....	(24)
	赋诗四首记感想 .....	(27)
	平心静气坐下来谈 .....	(29)
	正确汲取民意并不容易 .....	(32)
第二章	中日关系与环太平洋文明 .....	(35)
	“渐进主义”与“共荣世界” .....	(37)
	死抱教条的悲剧必须停止 .....	(40)